

一群法官，直播“吃螃蟹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黄晓颖
记者 从玉华

这是一场特别的直播，主播有些“严肃”，还穿着工作制服。几个小时前，这群法官还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高淳法院”）处理案件。下班后，他们才坐在了阳江镇村里的蟹塘边。

10月31日晚7时，这个6亩大的蟹塘第一次被这样强烈的灯光照亮。平日里和它打交道的，是一对沉默寡言的老夫妻和他们的女儿秋兰。

10年前的一场交通事故，秋兰母亲欠下26万元的债务。多年来，秋兰带着父母还债，每年腊月二十八前都将两万多元的欠款打到法院账户，从未拖欠。

今年是打款的最后一年，36岁的法官刘毅兴冲冲地带着几位同事到家中走访，想要记录下这个家庭的重生。

令他们惊讶的是，还债远没有尽头。蟹塘连着这家人的命运。每年，他们都在盼望螃蟹最肥美的秋季。

他们经历的大多数秋天都不如人意，蟹塘也从最开始的60亩变成了6亩，还欠下了一身债务。除去还掉的20多万元，还有余债50万元。而带着父母还债的女儿，自称10年来几乎没有睡过好觉。尽管在法律上，债务与她无关。

这群法官被秋兰打动了。他们给她介绍“类个人破产”制度，建议她带父母进行个人财产清算，还想了直播的方式，法官们站在镜头前帮这家人卖蟹还债。

在全国类个人破产案件中，这是法院首次通过网络直播变卖债务人财产，引发不少讨论。

这一晚，他们的直播间来了20万人，全国各地网友的订单涌来。

1

灯光一打，刘毅就开始紧张。下了班，他没吃晚饭就往秋兰家赶，到的时候已经快6点。

简单准备的台词没来得及对完，也没有正儿八经彩排，时间催着他和4位同事上场。

直播流程也只有个大概。3位法官在台前讲解，两位法官在几米开外外景，“从抓螃蟹、捞螃蟹到挑螃蟹，一镜到底”。他们本来准备借个室内的直播场地，没借到，只能“算了，搞点实点”。

场地是临时支的，设备是借的，背景板是花了半小时用AI做的，最贵的是面前的桌子，为了不在“全国人民面前出丑”，他们花了几百块，用来摆螃蟹和抽奖用的礼品。

法官直播拍卖螃蟹，全国还没有先例。

这群执行局的法官过去拍卖的，大多是被执行人的房子、车子。很多年前，高淳法院也卖过一次螃蟹，那时网购还没兴起，他们把整筐螃蟹捞起来，到市场卖给了批发商。价格比市场价低了差不多四分之一。

这次帮秋兰家卖蟹，他们想试试直播。直播卖蟹，既能快速处置生鲜，还能按市场价卖，减轻秋兰家的负担。变卖款进入法院账户，公开透明，也便于监管。

后来，这群全国第一批“吃螃蟹”直播的法官觉得，介绍到挑螃蟹还不够，干脆在直播间试吃。

直播的方案在高淳法院内激起了不小的水花，有同事担心法院的形象，“法官不应该站在直播间里？”“到底是当事人卖，还是法官卖？”

刘毅和几位同事反复确认，根据法律规定，生鲜类物品法院可以灵活选择变卖方式，通过网络直播变卖，实现资产最大化变现未尝不可。考虑到秋兰一家的隐私，他们最终决定自己上。上级法院也支持他们，用视频号同步直播。

还有同事担心螃蟹的品质。法官们找来当地螃蟹合作社提供养殖技术支持。几乎每周下了班有空，刘毅都到蟹塘看螃蟹。

□ 裴思童

技术的脚步，常先于人们的觉知而抵达。当我们还在为马拉松比赛上“一败涂地”的人形机器人大笑时，它已经迈着足以乱真的“猫步”向我们走来。

3年前还困于融资泥潭的真身智能公司，如今已成资本新宠。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公司都不惜重金布局，将人形机器人视为下一个技术奇点。几天前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·马斯克高调宣称，未来，特斯拉约80%的价值将来自人形机器人。他计划在未来的10年内交付100万台，并相信这将是“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产品，比手机更伟大，比任何东西都伟大”。

他描绘了一个“可持续富足”的图景：7×24小时工作的人形机器人将使全球经济规模扩大10倍，甚至100倍，工作将成为人类的“可选项”，“理想情况下，我们将实现全民高收入，任何人都能拥有自己想要的任何产品或服务”。

与这番宣言相呼应，科技公司密集发布宣传视频，看起来智能可靠的机器人进入工厂、医院和家庭，拧螺丝、照顾病患或是刷碗叠衣。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预计，到2050年，全球或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投入使用。

在这股浪潮下，去年我国人形机器人



10月31日晚，高淳法院的三位法官崔旺、魏猷龙、刘毅（从左到右）在直播卖蟹。

高淳法院供图

蟹附近的狗已经认识他，不再吠叫。

今年因高温不退，螃蟹不断蜕壳，直到10月31日，螃蟹的品质稳定下来，推迟了两次的直播终于提上日程。

晚上7点，秋兰家的螃蟹开卖了。

3位法官都有些紧张。刘毅在桌上把双手交叉又打开。坐在他旁边的魏猷龙50多岁了，普通话不佳、有镜头恐惧症，一开始不想“抛头露面”，最后愿意过来，是想给这群年轻的法官“撑场子”。最左边的崔旺，直到网友打招呼才露出笑容，抬起右手在空中挥动。

他们都是第一次当主播。

2

直播开场时，他们播放了法院准备的短片，主人公是秋兰一家。

秋兰和刘毅同龄，从小在高淳长大，初中没毕业就开始打工，后来结了婚，在高淳城区安家。她个子不高、扎着马尾，干活利落、声音清亮。

2010年左右，秋兰父母跑船运输发生事故，赔了钱，夫妻俩卖了船回家养螃蟹。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蟹，最多的时侯，他们有60亩蟹塘，还在安徽包了地。

一家人起早贪黑还钱，家里的情况快要好起来。

2014年年底，螃蟹亏了，加上家里新盖房子，又欠下20多万元。

2015年，秋兰母亲骑电动车时，载着的小狗跳下车，一路人被撞倒致残，高淳法院判决，要赔20多万元。那一年，家里的债务已经有80多万元。秋兰结了婚、怀着孕。

沉重的劳作和债务压弯了父亲的背。那时他刚满50岁，因为腰疼去医院，医生说，可以手术，但术后要休息5年。这个总是低头走路的农民拒绝了。“他说我没有那个时间，我该（欠——记者注）了这么多债，债主怎么办？”一有空，他还是开着三轮车到市场上帮人拉货，妻子则去卖自己种的菜。

到了卖蟹的季节，他们白天摆完摊，晚上回家捞蟹，还挨家挨户收缺了腿的螃蟹，第二天赚点差价。收完蟹，常常已经是半夜。第二天早上五六点，他们又得出

门，去市场抢个好摊位。秋兰母亲一天要用茅草捆上几百只螃蟹，有时候实在困得受不了。

秋兰是摊子上最忙的人，父母普通话不好，她是卖蟹的主力。生完孩子后不久，她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：到了秋天，从早上到傍晚，都待在一排白色的蟹箱旁。不卖蟹的时候，她白天开小吃店，晚上上出摊卖凉皮和肉夹馍，回家已经是凌晨。好在丈夫支持她帮衬自家父母。

他们的午饭是饼干、面包，即使是点快餐，父母也只愿意点两份，三个人分着吃。这么多年来，她最开心的时候，是卖了一只母蟹，“80块”。

一家人只为了一个念头：赶快还债。

今年夏天，秋兰找到刘毅，想要算个账，还需要给法院打多少钱。他那时还不知道，蟹塘卖了不少螃蟹，这家人正为年底的执行款发愁。

进了秋兰家，这群法官的心情由兴奋变得沉重。秋兰告诉刘毅，“生小孩的时候我为爸妈还债，现在女儿小学快要读完，我还在帮父母还债”。过年的时候最难，不少债主上门讨债，他们只能一遍遍讲好话。

“我们现在真的是借债还债。”秋兰母亲恨不得一年有600多天，才能够还掉更多钱。

回到法院，刘毅愁眉苦脸地对魏猷龙讲，他想推荐秋兰家申请“类个人破产”。申请成功后，法院需要变卖秋兰父母的财产，给债务人还钱，秋兰家也能尽快走出负债循环。但问题是，夫妻俩可以变卖的财产，只有一塘螃蟹，螃蟹要怎么卖？

“我们一起合计合计。”魏猷龙看出，刘毅真的被打动了。直播平台的竞买公告里写着，这次直播是为了“助力诚信债务人清偿债务”。

开播后的一个小时里，有网友问，“这和网购有什么区别？”

崔旺解释，这是法院合法合规通过直播的方式变卖生鲜财产，和平时网购差不多，也是“一口价”，即拍即得。还有网友对“类个人破产”制度感到好奇。

刘毅说，秋兰代表的是无数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债务人。他呼吁大家，只要积极面对问题、清偿债务，“天总会亮的”。

直播中，刘毅说，秋兰代表的是无数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债务人。他呼吁大家，只要积极面对问题、清偿债务，“天总会亮的”。

魏猷龙在高淳法院金融审判庭担任庭长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包工头，工程烂尾，欠债127万多元，在外打工，17年不敢回家；还有一位父亲，本是老板，欠债后常年在工地搬钢筋，有一年因为躲债，回去再做家里人工作”。

9月26日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，20位债权人一致同意，免去利息，秋兰家一次性清偿90%的本金。卖蟹钱不够的部分，由银行贷款补上。有人不会写字，请人代签，郑重摁上红指印。

直播中，刘毅说，秋兰代表的是无数“诚实而不幸”的债务人。他呼吁大家，只要积极面对问题、清偿债务，“天总会亮的”。

魏猷龙在高淳法院金融审判庭担任庭长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包工头，工程烂尾，欠债127万多元，在外打工，17年不敢回家；还有一位父亲，本是老板，欠债后常年在工地搬钢筋，有一年因为躲债，回去再做家里人工作”。

魏猷龙想起，时隔17年，包工头已经58岁，终于踏上回家的路。一路上，他注视着窗外，眼神里是“游子归乡、近乡情怯”。而最终填上孩子奖状墙的，是那位父亲的“信用修复证明书”。

魏猷龙认为，探索“类个人破产”制度，对破解“执行难”也有帮助。同一个

3

开播后的一个小时里，有网友问，“这和网购有什么区别？”

崔旺解释，这是法院合法合规通过直播的方式变卖生鲜财产，和平时网购差不多，也是“一口价”，即拍即得。还有网友对“类个人破产”制度感到好奇。

“我们现在真的是借债还债。”秋兰母亲恨不得一年有600多天，才能够还掉更多钱。

回到法院，刘毅愁眉苦脸地对魏猷龙讲，他想推荐秋兰家申请“类个人破产”。

申请成功后，法院需要变卖秋兰父母的财产，给债务人还钱，秋兰家也能尽快走出负债循环。但问题是，夫妻俩可以变卖的财产，只有一塘螃蟹，螃蟹要怎么卖？

“我们一起合计合计。”魏猷龙看出，刘毅真的被打动了。直播平台的竞买公告里写着，这次直播是为了“助力诚信债务人清偿债务”。

开播后的一个小时里，有网友问，“这和网购有什么区别？”

崔旺解释，这是法院合法合规通过直播的方式变卖生鲜财产，和平时网购差不多，也是“一口价”，即拍即得。还有网友对“类个人破产”制度感到好奇。

“我们现在真的是借债还债。”秋兰母亲恨不得一年有600多天，才能够还掉更多钱。

回到法院，刘毅愁眉苦脸地对魏猷龙讲，他想推荐秋兰家申请“类个人破产”。

申请成功后，法院需要变卖秋兰父母的财产，给债务人还钱，秋兰家也能尽快走出负债循环。但问题是，夫妻俩可以变卖的财产，只有一塘螃蟹，螃蟹要怎么卖？

“我们一起合计合计。”魏猷龙看出，刘毅真的被打动了。直播